

小雅

魚明

鹿鳴之什

白華之什

彤弓之什 鶴鳴至

詩經大全 四七〇八

特別
4 12
16
24



門 4 12
詩 16
24

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七



小雅二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控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
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鄭氏曰：小雅大雅之別，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六篇，皆謂之變雅。
正小雅，燕饗之樂也。皆中庸尊賢親親體
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音陳。

諸侯之事也。

之別之作



底食野其情
適其志和
比身之四

師莊反
吻音光
吻音光

吻鹿鳴食野之華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
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
為一卷首卷之篇則為什
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
由音體有大小不度由政事之有大小也
宋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
源輔氏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
聲之有合故以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
矣
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黃音黃

生

好呼報反

笙叶

戒之辭也
安成劉氏曰釐字舊同祭而受福
饗之樂歌正大推為會朝之樂歌比
之大序政有大小之說更為明切
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
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宋子曰小雅施
雅則正人君可歌
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
歌之以燕樂勞享群臣故其辭氣歡忻和悅
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
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際如公劉卷阿等
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
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
多周公制作時
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
所定也
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
詩寫其至誠和樂而彼之音聲舉是
是詩則奏
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
附之
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
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

言為大合

昭視民不挑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

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佳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我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稱云記縮衣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廉源輔氏曰言人君以私意為惠而也今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群臣嘉賓之受宴也非以其私惠而不顧德也自流處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欽○留私惠之義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故引詩言不

賓式燕以敖

興也蒿葭也去刃也盧氏曰刺棘即青蒿也注曰春生苗葉秋開淡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黃花結子如粟米大物以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相亂挑偷薄也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望昭明言加賓聞人之意使人儀去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鼓瑟鼓

侵

家

琴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

嘉賓之心

興也琴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
牛馬喜其樂之義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
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
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飲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見和樂之意未久无
聽之美而已其所望於嘉
賓教示之意益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

燕禮晉九執按
藝有修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
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二亦
謂此三詩
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
注曰宵小也肆習也三謂鹿鳴四牡黃鳥然
也○圍氏曰古宵小同故謂宵小人為宵人然
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群臣嘉
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
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
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王作此詩以燕享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
侯之燕禮又用於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
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
禮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
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

二南諸侯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然於
 為天子之樂此二推大小所以分也
 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
 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
 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
 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
 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
 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說破君子豈為飲
 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
 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甚也各盡其
 道而已○說成則曰先王宴享下食之以賓客之禮樂之琴
 瑟鐘磬之以管籥笙簧而其示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
 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
 賢也

賢也

委於危反

臨聖言

微矣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

賦也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
 貌盬不堅固也說文云羹海為盬莫也為
 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
 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
 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
 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
 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
 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

傳
詰訓

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則古之勞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監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騤騤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

監不遑啟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違暇啟。跪處居也。
居也。居則坐也。○韋谷溪氏曰。跪者雙膝着地而謂不違暇居處耳。○慶源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啟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

監不遑將父

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也。
騅音鴉。今鶉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騅屬。將養也。○翩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

皇皇者華華芳茂反與矣叶彼原隰隰所中反駉駉征夫步下每懷靡及才下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

孔氏曰使與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

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

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惟恐無以副君

存此意則詠謀度詢必咨于周自不容已也○稱

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

者惟慮不能宣達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

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

彼原隰矣此駉駉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詠子頌了

所不及矣南陵歐陽氏曰言原隰者其道所至也

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

厚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以為戒者即穆子所謂

不迫也○豐城朱氏曰每懷靡及者每事而思之

則必歎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

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所不及也推此心以在

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遠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

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養上德之所當求而欲其

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固唯恐

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

以勸勉之也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李氏
 其周爰咨諏徧於○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
 傳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
 之大務○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
 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
 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
 故遣使以宣已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
 訪以副君意哉故後四章皆述此意而已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

謀

賦也如絲調忍音刃也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

下章放此盧陵歐陽氏曰諏謀度詢
 但叶韻耳詩家此類甚多

○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

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駒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

三孔氏曰雜毛是體有均調也詢猶度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此說是餘意夫君臣一體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鹿鳴之聲為先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後遺何也鹿鳴之聲為先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後遺何也鹿鳴之聲為先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後遺何也

常棣之華鄂不譁譁凡今多一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

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

微

管蔡流言曰
不待不利於
微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
矣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
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
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

開
管蔡流言曰

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闕之事為言其志
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教
此見先被他害所以當天平定後更作此詩故
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
文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
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
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
則誤矣木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
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
後見分曉若於安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有差
特言之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母有良朋况也永

歎叶叶舟反

興也脊令雁也雖渠水鳥也雁氏曰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脊令飛則鳴行也况發語辭或曰當作况况上○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雅子曰脊令首尾相應如此也○雁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止猶兄弟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漢陽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而當此之時雖有良朋鳴亦言於兄弟之詩而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曰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

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肩山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也以親為怨而樂從其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山李氏曰以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疎之義則然親人鬪者閉戶可也同室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親疎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之義如此

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閱音宜許歷友

務春秋傳作侮罔南友

○兄弟閱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然也

無戎

戎叶而主友

賦也閱聞狼也禦禁也然發語聲戎助也○言兄

弟設有不幸聞狼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

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爾川王氏曰狼于內非

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信公二十四年有外扞異族之侵侮○國語雷

辰諫襄公曰古人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國語雷

云開狼也兄弟雖以謔言相違言猶禁他人百里注

已者百里喻遠也○懷源輔氏曰死喪相恤急難

相救固足以見兄弟之情矣至於方且闕闕于內

而忽有外侮則同心而禁禦之則真見其情之不

容已者朋友於此則豈能如兄弟之相助乎

喪去聲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生叩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

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

之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

雖言三章之良朋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助也此章

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

甚也宿山蘇氏曰人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

生怨故有以爲朋友實於兄弟者

詩云

賓爾遠言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

孺

賦也賓陳饌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有不具焉則無與其享其樂矣

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
足思情於熱者禮文有時而脫畧也遠豆畢陳飲
酒而至於饜飲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
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
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甚

港 港答南反 叶侍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

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
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不可長父蓋天
氏旦兄弟既翕必於妻子者人之常也○三山李
妻各子其子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於此
若不能敦六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於此
樂也○問六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於此
謂酒食備而兄弟則無以久其樂矣蓋居其樂則情
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隱而難生故卒章有是究是
轉移乎之語反覆而難生故卒章有是究是究是究是
其然乎之語反覆而難生故卒章有是究是究是究是
章正是遇人欲而存天理也須是恁地看○慶源
而正遇人欲而存天理也須是恁地看○慶源

能相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其享而又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家叶古胡反

祭音奴

八 宜爾室家樂爾妻祭是究是圖實其然

乎 就用于字為韻

賦也祭子究窮圖謀實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祭者兄弟翁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

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於毀其室其妻之相樂豈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其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誠言爲然常樂妻子之信及遠以爲兄弟之情疎無甚損益患其淺陋而不豆飲酒之深思而遠圖之也○慶源輔氏曰賓爾意不厭子好合然如鼓瑟琴不具則雖和樂而無家樂爾妻祭之理也此則兄弟固當是具翁是乃所以信其然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中若其聲丁丁然相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者相隨出於幽谷而遷高木听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遷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其乎○問神之听之必听之和平矣○若其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之亦

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醕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

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埽陳饋八

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

咎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和余應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安成劉氏曰淮南

詩經卷之七

對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後許亦醜酒者
應之以詩曰夫舉大木者前呼後許亦醜酒者
或以筐或以草沛反上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
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特篇註謂沛之乃以茅縮去
子日其亦疑今人用茅縮酌古人芻狗乃不肯用
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醉酒也古人不肯用酒之
帛故以茅藥美貌狩未成羊也五月羔為狩呼速
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其賢臣曰人君友
曰稱之以父親親之辭也天子呼諸侯微無顧念
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長樂劉氏曰
倍禮之天子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子曰
異姓大國曰叔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
反也答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

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
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孔子曰所求乎
弗顧在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有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顧念夫朋友也微我
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迤相責望故此詩之意
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
處朋友之要道也

○伐木于阪醜酒有行邊豈有踐兄弟無

遠民之失德乾餼以迓有酒湑我無酒醑
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

中乃九子之及四
在未能正之
所求乎
能世所
死法解
明友
之半

與

上

南

二

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
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安成劉氏曰：詩
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婚姻之黨，唐杜雅常
律類，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乾餼食之
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乾餼，食之
薄者也。廬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錯云：今人謂
正制乾豆，注謂為餼。○華谷庚氏曰：公劉乃裹餼糧
腊之，以爲豆實。○過也。潘亦釀也。潘，以菽曰潘。○
孔氏曰：筐，竹器也。菽，草也。醑，酒也。沽，買也。坎，擊鼓
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酒，醑也。沽，買也。坎，擊鼓
聲，導導舞貌。○謝氏曰：潘，我澆之也。舞，我舞之
也。此八字皆倒。下句，造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
法，可見古文之妙也。造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
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天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

卅

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
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程子曰：有盛饌當以燕
饌，不相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相，疎遠或乾
則我酌之，以至於鼓舞。蘇氏曰：我及暇，則相與燕
飲，以篤恩義。○晉山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餼相遠
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與所愛者，有則酌之，無則
酌之，不以有無爲辭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或
有以樂之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或
曰：民則自上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或
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
不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
故知當爲二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
之。問伐木大意，皆自待朋友不可不
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采子曰：然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
廬陵歐陽氏曰詩人爾其
君者蓋稱天以爲言○
常固堅單盡
抑非此無以著其親愛詩至之情也
也除除舊而生新也程氏曰除更新庶衆也○
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
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臨川
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爲上答唯稱
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
使我君無不極其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
而生新矣使戒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

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
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
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報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
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
試取前五詩相與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
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名茲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
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
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
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源

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不其適而亦既受天之維爾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命百祿者已然成劉氏曰降爾福維日越上天不足者方來之也○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其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昭受命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命之意相類且與加樂之語所謂宜民宜此詩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加樂歌於繹祭之祝願人君之辭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董氏曰爾雅云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川之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

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廬陵歐陽氏曰此又阜岡陵之高如川流之浸長而益增之○廬田呂氏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以莫不興也既度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其增也

○言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諷曰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劉氏曰諷曰者君臣諷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諷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諷丁巳之射宮以選與祭之筮其日吉也齊士者大射於滌濯謂澗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

智巧也日用群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其奄反
飲食而已日用群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其奄反
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
德也盧陵彭氏曰神詒之多福民及百姓皆被及
忠信蓋上用飲食則豐富受多福為爾德則孝弟
民繼言群黎百姓廣而君則下受多福為爾德則
之意也○華陽范氏曰君所為正脩己安人安百姓
君德則此君人者之至願也○單谷氏曰此祝君
之福而此君人者之至願也○單谷氏曰此祝君
和凡詩人頌福多德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
得而曰德猶為爾德者庶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
皆君之德猶為爾德者庶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
質矣日用飲食則莫匪極也○慶源輔氏曰民之
無偽君之用德存神則言在民皆由之而不知其
皇極所謂象之先王所講猶助爾為德之意鄭氏
所謂則而象之先王所講猶助爾為德之意鄭氏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氏曰八日九
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日始出而
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望日始出而
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業將落而新業已生相
繼而長茂也問承是繼承相續之義如何采子
葉已生○盧陵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此又欲
其求久故多引長久不壞之物以為况○蓋田呂
氏曰上言神享之矣民助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
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

其中矣○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
降福推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
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與

詩經卷之六

則又言其進盛悠久廬陵歐陽氏曰六章皆下愛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大抵文意重復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耳○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祐福祿之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視其君之言然辭以祭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為言蓋謂人君先公為言五章則以祖考為爾德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於祖考下無壽豈亦無不承或承董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稱是福也○豐城朱氏曰必有此德而後可以之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山阜之盛長所以終首而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代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兄弟以代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

如此君燕其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叶則故反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也地也謂茅初出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啟跪也○此遣戍役之詩廬彭氏曰上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體國為心固有不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若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

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華谷嚴氏曰雖
之辭亦因其心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
期以安其心
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儼化
侵凌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
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慶源輔氏曰薇之作是始出
也此章言其將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啟居
知其為儼化之故則上之遣我者出於不得已而
成劉氏曰不遑啟居則勤苦矣所謂風之以義也
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一則曰靡室靡
故二則曰傷矣此所以叙其公義也一則曰靡室靡
唯所以私情公義及覆為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
言所以感人也廬陵羅氏曰怒
人懷敵愾也盧陵羅氏曰怒
法順之言萬世用兵之定又曰古者成役兩暮而還

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
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莫遣次戌者每秋與
冬初兩番戌者皆在疆圍如今之防秋也陳陽詩
秋宋遣戌之名○運安熊氏曰比秋畏暑耐寒又
秋氣拆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
以防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
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三山李氏曰始遣戌時薇始
生其後微長而柔又其後微

壯而剛以見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
 天時之變爾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
 成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歸期之遠而外為
 亦甚病矣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
 室家之安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其在路之情
 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
 亦成所載則固無以成未定靡使歸聘言其歸路
 至成則情大槩最切者有四則有舍其室家之
 勤若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
 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
 道此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
 憂載飢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戍未定而
 靡使歸聘則公
 義以為重也

○采芣芣芣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

監音右

カニキ

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
 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
 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
 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射
 者○問十月何以陽為常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射
 一陽生也復之一日以復之頃然便生乃自坤卦積
 來如一月三十日復之一日以復之頃然便生乃自坤卦積
 雪後無一月三十日復之一日以復之頃然便生乃自坤卦積
 天地無一月三十日復之一日以復之頃然便生乃自坤卦積
 惡陰乎四月秀萋靡草死豈孔甚疾病也來歸也
 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長樂劉氏曰言將
 國而不敢顧其親也○程子曰歸期雖歲之陽王
 事不可盥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

歸也○慶源輔氏曰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
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不相悖也○安成劉氏
曰此章後四句既風以義而叙其情又叙其情而
義以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

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

捷

興也爾華盛貌靡麗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
將帥也稱路者左傳鄭子矯叔孫約王賜之士路
是卿車得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

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
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
三捷矣程子曰四章五章皆勸以義也慶源輔
風之者深矣夫所謂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初無
此意而上之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
是則下之人亦皆以
上之心為心可知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

棘非符非反非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徽役孔

棘非符非反非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徽役孔

詩經卷之五

賦也駢駢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
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腓隨
傳曰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
也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
則也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
足則也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
之得也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
於此得也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問傳曰
此非大詩與生民詩不當引之由後二說觀之則腓
已定於義與生民詩不當引之由後二說觀之則腓
具腓又有補說今詳破誠不義亦相類也程子曰
治之狀象耳以象骨飾弓弣也華谷氏曰左傳云
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弣也華谷氏曰左傳云
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受弦魚獸
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斑文腹下純青可為
弓韃子居言反也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

帥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託倚長樂劉氏曰君子則
人則腓之為進退也○華谷氏曰遺將且其
率成役同敵是詩故以君子小人燕言之
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程子曰器械豈不日
相警戒乎儼化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永嘉
日儼化孔棘宜若倉皇不暇為計矣方且優游暇
豫作歌詩以道達其誠心此所以上章皆託為軍士自
生車馬也○安成劉氏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
言美之所器以乘又為小人之慶源輔氏曰戎車既為
治子器所依精好又為小人之慶源輔氏曰戎車既為
君子所依精好又為小人之慶源輔氏曰戎車既為
不日戒儼化之孔棘則見其備豫不虞不以我之
強盛而忽彼之可防也又見其備豫不虞不以我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罪非考菲反

罪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悲傷莫知我

哀

賦也楊柳蒲柳也罪罪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

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

之甚也華谷嚴氏曰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

而時久言行道遲遲程子曰春而往冬而還行遠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柳依依則始出之時也

路之長遠身之飢渴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

也莫知我哀之可謂盡矣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

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

及此則亦不憂上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

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

矣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人情所患莫切於行役之

絕於人不得其所而無所告今歌詩遣之述其情

故則人忘其死也三山李氏曰遣之而謂莫人之情

哀則知其憂傷之深矣安成劉氏曰此章預道其往

專叙其情以為終也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

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

不違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矣三四

卒章五章則力致勉於王事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四

也其序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四

人所作皆有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

詩經六卷

卷之七

三十一

則成於婦人女子之口故但可見其大略耳
○蓋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
所謂體群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
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註邑國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
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帥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
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
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

可以緩矣廬陵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
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蓋山謝氏曰此
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
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華谷嚴氏曰一章述
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慶源輔氏曰前四
句則所以承乎上者嚴且重矣後四句則所以飭
乎下者厲且敏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

矣彼旒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

瘁

賦也郊在牧內安成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蓋前軍
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

朱雀者
鳳凰也

軍進退
有法度
局武也
手三離
屬上云

將帥大將

晉河上元
公大責重

命下子命
古人之人
作者

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立氏曰將言建旒設旒
 設陳也龜蛇曰旒建立也旒注旒於旗干之首也
 鳥隼曰旒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
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旒以象鸛火畫也朱雀與隼以示勇也○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彖於鸛如鸛首鸛尾鸛火是也○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武身也
 有鱗甲故曰武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
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以此四獸為進退有度各司其局與步數局即分也
 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
 况茲也或云當作况况上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音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

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子
日胡不簡言還不言豈不旆旆乎以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瘁耳○陵源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為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始同見戮耳安能有所為哉
 東萊呂氏曰古人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登山謝氏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也○戰危事不可易心處之為將帥者憂心則情稍為僕夫者情况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用兵也○龜齋黃氏曰臨事而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薛谷氏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勞慰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

詩經卷之七

十一

五

武以

襄

襄音相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
 等州之地毛氏曰近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
 所謂左青龍也中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
 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九峯蔡氏曰
 也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
 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
 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
 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慶源輔氏曰言
 命以令軍衆衆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
 方以拒敵矣理直義明故車馬為之壯盛旂幟

龍二毛青龍
左青龍

哀敬上
喪禮合

守備字
先也

為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顯赫雖臨
 乎朔方而逆知敵之難於除矣有前章
 謂靜翁而動關自然之理也程子曰城朔方而
 撥仇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
 先也程子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城朔方之
 以勞之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
 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
 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

華叶芳無反

兩于付反

兩于付反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曰雪落簡書
 而釋為泥塗簡書

軍往時

戒命也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後問二說策命臨遣之詞也後問二說策命臨遣之詞也後問二說策命臨遣之詞也後問二說

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撥稅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慶源輔氏曰是詩九言我者皆設為將帥之言惟我心則降一句則

昆夷西戎

詩經大雅

卷

又是設為將帥室家之言雖室家之人皆以為薄
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
也○成劉氏曰此承上章述南仲北伐既還又
室家之情以勞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

初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

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
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
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暉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

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
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
為終華谷曰玁狁曰獨言玁狁者舉出師所主也
難也此章述其凱還而以平玁狁為言所以美其
事之終而功之大此則述其歸日之歡情以勞之
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
將帥○慶源補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
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
樂也讀此詩前二章則如秋霜之蕭後三章
則如春風之和如此則固不責乎略地屠城輿
尸喋血之事也

有扶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詩經卷之六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 晚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後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特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晚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慶源輔氏曰日月陽止也述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戌畢之時故采薇遺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或曰興也董子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指其所感下章放此安成劉氏曰指二章而言也

○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 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呂氏曰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首暮猶未歸也○安成劉氏曰戌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杜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戍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

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母謂滿有友 幘天善友 瘡古緩及叶古轉友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幘幘敝貌瘡瘡罷音貌○登
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
而念其以王事貽父母之憂也慶源輔氏曰雖託
其君子然又念其以王事貽父母之憂也○
室家之情而已也○三山呂氏曰此言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何怙然鵠羽下之人自訴其勞若此下
父勞母何怙然鵠羽下之人自訴其勞若此下
上知之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
征夫之歸亦不遠矣軍陽范氏曰車幘馬瘡瘡
曰杞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
矣故知其行
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

借叶舉里反

近叶渠紀反

來叶之直反

疚叶訖方反

至叶朱力反

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
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
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毛氏
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新安胡氏曰
王氏云而多為恤飢渴疾病故且卜筮盧陵
歟死傷歟是何期逝而不至也故且卜筮盧陵
曰均龜曰卜撰著曰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絲直又
撰實乘反著升脂反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絲直又
盧陵羅氏曰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
善龜之辭也旦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
矣慶源輔氏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
不至然後憂傷孔疚馬行而愈切者人情也征夫邇止
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
范氏曰以下筮終

詩經

卷七

卷七

卷七

解

杖杜四章章七句

安成劉氏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

車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牡采薇出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

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

子小人不同曰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

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

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

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

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

也三山品氏曰其遺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

勞師役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情

則一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上之人能

其下忠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
出車杖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其下自陳
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鳴羽
是也人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
得而略不及論功勞之體悉其情無所不
至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何哉蓋古者
各行其事而巳下臣之望乎上也君臣
賞而誇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
所不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
說總論采薇○車杖杜也○范氏曰說無
車杖杜二詩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
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
之時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
之深有不言之勞所以悅也悅先王之於
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先王之於
死其謂乎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

考之其篇次當在此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

而附於此者欲以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

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

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

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

然後笙入立于縣中盧陵李氏曰諸侯軒縣

飲酒唯有磬故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

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

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董氏曰笙入者

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

也以其用於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

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

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漢劉氏曰惟詩

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

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

補亡之無謂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

詩五十八

詩五十八

詩五十八

詩五十八

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壺燕射擊鼓之前也其圖者擊磬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魚麗于罍音禮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方馳及罍音御與酒叶罍音常蓋音必叶蘇何反
興也罍歷也罍以曲薄為筭而承梁之空孔音者也
鱮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
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方解飛者埤雅曰今黃鱮身頰骨正黃一名黃揚魚鱮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名吹沙
吹沙故又名吹沙漢氏曰鱮魚多腫有極大者大而指狹圓而長有黑點
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

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漢氏曰言酒則穀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安成劉氏曰此詩後三章所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且有者也乃樂工賦也下二章放此宋子曰古以見優賓之意或曰成劉氏曰若作賦體則詩中所言魚亦足當時所薦之羞也

魚麗于罍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禮同音重也又曰鮠音曉也新安胡氏曰嚴氏鮠本草云今黑鮠魚道家以為厭者也○埤雅曰今玄鮠也諸魚中唯此魚膽其可食其首戴星夜則比向此詩鮠魚之美不若鮠鮠鮠之美不若鮠

魚麗下當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鯉音優

興也。鯉，魚名。念平也。本草注曰：大首方口，北背青，黑魚也。蘇氏曰：毛以鮎釋鯉，郭僕云：各自一魚。鯉，今鯉。頰白魚也。只當言似鮎耳。○埤雅曰：鮎，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鯉魚，白鯉魚。有猶多也。赤則五色之魚，皆備。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備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有叶羽已反

時叶上紙反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慶源輔氏曰：後三章乃重歎前二章多旨有，前三章之辭前二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之，詳皆見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

樂朱氏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
樂人意以譽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亦有間
叙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麗
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毛公分魚麗以
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
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樂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才損 鯽肌出於

樂五教歷各二反

燕之承反

罩張教竹卓二音

沔南之丙穴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才損
丙故曰丙穴向烝然發語聲也罩籠也魚之或雅疏今楚謂之楚籠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
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
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
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
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安成劉氏曰詩言燕
故知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樂無緩既燕而又燕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行

行告且反

興也。汕，櫟宗雅作巢也。以薄汕魚也。鄭氏曰：櫟今療源勞，行樂也。二音。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

綏末稀反
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耳，有耳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累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騅，采芣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又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慶源輔氏曰：詩中興於此發之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嘉賓既來，燕言程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來思之甚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來思之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江河協韻為思慮之思者，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崇丘

說見魚麗

葉叶陵之反樂音日洛只音紙

本草曰其實實萊草名葉

南山有臺北山有來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扶須即莎草也名香附子其實實萊草名葉

香可食者也雁氏曰萊南人蒸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

山則有來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

則萬壽無疆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

而祝其壽也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

德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

魚而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亦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祝古器物銘所謂用期萬壽用期眉壽萬年無疆期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祥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客何傷乎

○南山有臺北山有揚樂只君子邦家之

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慶源輔氏曰節華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

幹也次章言邦家之美其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

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

疆界者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蓋亦美其德而祝

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陸氏曰杞山木而滑其
劉氏曰此章制
專美其德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

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樗杻意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劉氏
曰醫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古人稱高壽
者曰眉壽其於此欵此章又以視其壽而美其德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棟樂只君子遐不黃

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蒼直落枝端大
如指長數寸酸音之其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密
本草曰木密生南方枝葉皆可取亦可煎食如飴
其子一名枳枸味如蜜以木作室中酒則味薄
桓音矩問枸栳子曰枳枸子達陽謂之背洪子
俗謂之類漢指頭吾鄉呼為蕪窵味甘而解酒毒
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棟鼠梓樹葉木理如揪亦名
木則醞酒不式矣
苦揪黃老人髮復黃也耆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
也孔氏曰髮白而復保安艾養也章又傳祝其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
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
願之也辭也遐不謂壽遐不黃考者必之
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已而巳而計而益
茂盛也保艾於爾後則不但已而巳而計而益
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
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
光爰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
保艾爾後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華谷嚴氏曰蕭香蒿漙漙

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

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

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

慈惠謂升殿于祖相與其食所以示慈愛思惠也

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矣既見君子

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

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慶源輔氏曰

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恨相與

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

於上也苟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

何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交尚

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

光其德丕爽壽考不忘

與也漢漢露著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嘉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爽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源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於有差爽焉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
安成劉氏曰既爽美其德之光寵而祝頌其壽考安寧又於爽美之中寓其勸之戒之意若日德之不變然後壽考而不忘德之虧者虧也

泥乃禮反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喜

第宜兄宜弟今德壽豈

第待禮反
豈開反去禮反
與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白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誚無畜音易也
群公子秦鍼音懼選之類左傳宣曰初晉驪姬之亂誚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誚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矣卵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
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

而宜其兄弟為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氏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
○安成劉氏曰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
宜兄弟者又却不然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
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條華冲

冲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與也濃厚厚貌條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
有餘而垂者也。孔氏曰條革皮冲冲垂貌和鸞皆
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何氏曰京山程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
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

軌也。軌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啟啟者非車則
馬動馬動則不鳴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者不
合節奏。○埤雅曰鸞雛雛曰鸞雛曰鸞雛曰鸞雛曰
在衡則此傳聽字恐當作鸞雛。○安成劉氏曰
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安成劉氏曰
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安成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

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
足也。○安成源輔氏曰厭厭二字具安。夜飲私燕也。燕

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廬陵歐陽氏曰

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故曰夜飲也書而古

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設動之

意○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階上司宮

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間人為大燭於

門外燕禮輕無庭○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

燻設大燭而已○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

湛露斯菲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

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及燕禮君曰無不醉賓

醉敢不

考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庭載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五氏

在所尊書之室○筆谷嚴氏曰燕禮云考成也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

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

君亦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

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為諸侯無不

有是德也

一稿於宜反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慶源

日莫不令儀言與燕之

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審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

也王燕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

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今德令儀雖過二爵亦

可謂不繼以淫矣

實得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

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詩經大全七卷終

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於威儀也樂易者
子而威儀無不令善此其所以為威儀也
醉則情或佚焉在宗則儀可矣然莫不令
儀此其在宗考為成禮也則儀可矣然莫不令
厚也存乎中者善也莫不親也儀見其德之
見於外者善也莫不親也儀見其德之
亦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上之待下者猶
夜飲所以道其情也相親也然後兩章言厭厭
亦儀正美之中而又勉戒之哉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
零四句

樂大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八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召及昭万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興王反悅之

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古也孔氏曰弓皆赤之以禦霜露形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夏官司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注往來辨若一日唐弓大弓勞者勤勞以授勞者注往來辨若一日唐弓大弓不事也張賦與也大飲賓曰饗賓散性組豆盛於食燕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賜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賜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異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速則其視之而不試則其感之也亦淺界之而不所以試其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東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

載者右ハ右ラカメカクルヲ
人ヲホムヤスラム

○形ヲ招ク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鐘鼓既設一朝有之

賦也載抗也安成劉氏曰載形弓於弓繁喜樂也右勸也尊也孔氏曰勸謂勸其功也蓋山謝氏曰

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號上又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關李克用克別則與中心賜之者異矣屯膏羅氏曰易云屯其吝當功臣解體至有印平膏謂德澤不下也吝當功臣解體至有印平不忍不能予此婦人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喜母李戶

醇名

逐客
主人酌

二飲目

古人以右
為尊也

舉古乃反古乃反

○彤弓召兮受言嘉我有嘉賓中心好
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賦也嘉嘉好說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
厚也勸也疊山謝氏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
謂之酌所以見其意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慶源亦輔氏曰大抵此詩首章
已中其意下兩章只是味
以加重焉耳秦重於載重於藏好誠在喜
喜誠在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

推誠以錫有力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
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
人亦藝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
則人雖得之亦不敢輕以爲功矣故未有功之時
而無所措也王者賞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
敵王所愾慨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旅盧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
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
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
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
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

詩經大卷

小雅八

三

無三

不成貝。不盈寸。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朋。不成貝者。不為朋。不成貝者。不為朋。數之入。故云。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凡氏曰。漢為大貝。壯貝。公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即因。經。廣。非。總。五。貝。為。一。朋。言。有。五。種。之。貝。見。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休

比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言其未見之。所。心。之。不。定。既。見。之。後。則。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亦。深。長。也。善善者。我四章章四句。

懷百西

飭百收

發求龜不

我。就。朝。廷。言。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儼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為夏正可知。六月。初。暑。則。曰。以。為。未。月。極。是。周。以。子。月。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有。五。周。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闕。車。之。車。闕。車。補。闕。之。車。卒。猶。兵。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激。致。車。師。之。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誅。音。常。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周。禮。同。那。曰。凡。盧。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常。鞞。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鞞。常。則。弁。亦。鞞。常。也。皮。弁。服。素。裳。白。鳥。則。弁。服。亦。與。儼。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

武王之子
成王孫康

宣王厲手
子賢德也

○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
逐之出居于彘後狄內侵逼近京邑安成劉氏曰
陞陽而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
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疊山謝氏曰
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
發駟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日載是常服則無一衣
一裳不經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
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
出征以正王國也禮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
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
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
日而不明也今後狄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
出師而人不知也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
夷狄橫則中國危豫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

其始受命出
征之詞也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
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

賦也此物齊其力也釋文曰此凡太事祭祀朝覲
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
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
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

會同八諸
侯司馬
頒之也

吉事行
師事行

居甫ノ日比ノ多ヲ言
アリテ馬ノ毛物トモ能
ソウテ馬モ大分カヒ
オカニ見ユ

コトテハ

以章
言吉甫承命出師

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
教之有素矣孔氏曰戎事尚強而四驪者雖以
彭彭又曰乘其四驪田獵齊足而曰四馬既駑是
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驪是中國駑是
是驪是也盧陵彭氏曰陳氏云以驪王夫亂之
比物四驪開之維則蓋其車馬之備器械之備非
一日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自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具其應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
軍行止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王命於此而
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氣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顯薄伐獫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其武服共武服以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
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
也蓋山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方
也征遠討也為將必嚴故曰有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
嚴不敬則軍事尚於嚴莫先於嚴共武之服者如此
則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嚴於嚴共武之服者如此
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整則不嚴不嚴則不齊
敬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險免而大功以嚴
真足以繼南仲之執迹矣先王之國吉甫之行嚴
城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齊愛也愛
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齊愛也愛

事所以能定王國也道夫推將帥皆畏敬以共武

○鐵伏匪如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

陽織文鳥章白旆中央元戎十乘以先啟

行

賦也茹度整齊也魚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
獲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原縣今
隸陝西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
亦未詳其所在也前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享
願氏曰鎬非豐鎬之鎬也其詩曰來歸自鎬成行

仲亦以儉仇之難往城于方靈夏等州涇陽涇水
之地則此儉仇之所侵首疑即其地也豐鎬在今陝西
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東萊

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白旆繼旒者也晉氏
帛績流未為燕尾戰則旆也中央鮮明貌元大也
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啟開行道也猶言祭程也

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
謂車後輪馬被甲對執之上盡有制戰名曰簡軍
之車無選鋒曰北元戎啓行可以推鋒所謂堂堂之
陣正正之旗也元戎啓行可以推鋒言儼然不
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

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

度量若力

詩

律

律

律

車

車

勝矣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
出以律而臧矣此所以為宣王中興之師也欽○
則朱氏曰後此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
據於焦獲之間其輕軍揜襲復時出入乎瑯方之
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馬其深入為寇如此可謂
熾矣於是建旗旋選鋒銳以攘之然謂之十乘則
為馬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七百
二難也若不足耳非所以多也而味其辭意則後
壯惟其用之不足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
盛又鳥足以敵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
王首之師哉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壯既信既信且
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
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凡車之
勢一低信壯健貌登山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
一高也四壯既強矣必曰既信且大原地名亦曰大
鹵今在太原府曲陽縣即今太原府陽至于太原
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前漢書檢脫曰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
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警猶螽蟥之螫毆之而已
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
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慶

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
而開習逐出檢稅至於太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
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
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疊山謝氏曰漢唐而
下緝紳介胃分武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
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
吉甫其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
必及於孝友之友文武備誠非兩途也此伐可
見其武之盛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於德望之隆
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於德望之隆
侍兵威之盛而有窮驕之心非所以為服遠之道
也今吉甫之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
以之為法焉則所謂德者逐出於威敵而萬邦皆
亦何恃乎窮追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
以威敵矣雖窮師隨武豈能有成功哉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
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
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
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未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
朋友漢氏曰鼈龜屬俗呼團魚也而孝友之張仲在
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
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
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朝與宴
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獫狁者亦豈得
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資則
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於武功為美矣然此但
為吉甫擬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
之也○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燕而并及
南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

張仲

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
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而成而修攘之功何自而治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

御之五章言治戎有備四章言後從來侵從而

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
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又曰比伐
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
者常簡畧而不盡○蓋山謝氏曰一章曰戎
車既饒四壯駿騤二章曰戎車既安四壯既
四壯脩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壯既信西北
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
馬為重也

護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芻豢方叔涖止

其車二千師于之譏方叔率止乘其四騤

四騤翼翼路車有奭籩彝魚服鉤膺脩革

與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

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

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畚韻會曰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新田矣孔氏曰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

反草為田也方叔軍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

車三千法當用二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

也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鬪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

也重車輪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士卒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
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庶養五人供給五
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朱子曰
為燕起鄉遂之過詩人但言極其盛而稱之也皆
以辭害意之過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
千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
順序貌路車戎路也與赤貌眉山蘇氏曰路車金
氏曰瞻彼洛矣殊詒有與被篔簹以方文竹篔簹為
茅蒐染而為與故知赤貌也
車蔽也鉤膺馬萎領有鉤而在膺有樊與盤有纓
也樊馬太帶纓軼央上也孔氏曰五路惟金有鉤
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情方以不
乘革路者以革路臨紳所乘孔氏曰樊纓皆以
五采刻飾之類條革見蕭篇軍王之時蠻荆
音計織毛為之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

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
蒞止則其軍三千師午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
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
其軍容之盛而巳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蒞
止其軍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
衡人鸞瑇瑇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瑳葱

詩經大雅小雅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軼轂也以皮纏束
 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鑿曰鸞馬古西
 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瑺瑺聲也盧陵彭氏曰荀子
 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入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鸞皆以爲耳目之權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曰諸皇猶煌煌也瑺王聲
 葱蒼色如葱者也珩珩首橫主也禮三命赤芾葱
 珩也孔氏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
 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
 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
 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誅其車服之羞而
 已廬陵彭氏曰此與上章言方叔其車服之間有以
 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驛人觀

師其勝敵也必矣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
 德夫敬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于旂衆所以
 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旂幟之鮮明也先言泣止
 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
 乘其四駟以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侈以
 章約軼錯衡以下言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威嚴
 見天子之命可以決其有威也其與後世以一勇
 如此司命者與矣

○駘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泣

止其車二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

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

闕

與也隼鷁屬急疾之鳥也名隼鷁曰一疾至爰於也
鉦也鐃也代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
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曰說文云鉦鼓各
則與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似小鐘鉦似大鐘
在陳師鞠旅之節鉦節鉦以節事也即無鉦名則獨
實通謂之鉦節而節鉦也鉦節鉦以節事也
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
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

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曰治兵
力也入則尊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闕闕亦鼓聲也
或曰盛貌鄭氏曰戰止又復鼓闕闕然程子曰振
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
以與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程子
之急戾亦集于所止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
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
美而巳故此章又以上二章之急疾與其猛鷁以亦
集爰止與此章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
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
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
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嘽嘽

燁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

威彈吐舟反
燁燁上衛反

賦也蠡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太邦
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
也安成劉氏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嘽嘽衆也燁
燁盛也霆疾雷也爾雅注曰霆雷之方叔蓋嘗與
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將董
大眾刑人自服
不待戰而屈也

采芑四章七十二句

宋加陳氏曰北伐南征之
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詩也

采芑之辭爰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
也○靈成朱氏曰此伐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
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則無以見其法則無以
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其法則無以
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三曰
李云乎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孔氏曰
純也齊事齊力尚強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
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
其禮至於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
土脩車馬脩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

豪馬毛

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君子曰好田獵之事

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

為中興之勞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

矣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慶源輔氏曰車以堅緻

章既言其文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

豐城宋氏曰車文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

麗麗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隋治於閑暇

之時而四牡克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祖

東矣好叶許厚反

狩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南草駕言行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南草南田

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

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劉氏曰宣王嘗封庶弟于西却咸林之地是為鄭

圃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于東都然後

圃田為鄭地○開封府中牟縣今隸河南

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旒搏獸于

教

賦也之子有司也宋子曰不敢斥王苗狩獵之通

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

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

見其靜治也教近榮陽地名也東萊呂氏曰教山

名晉師故鄭在教

詩經大雅

謂之問士季設七栗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
以屯兵鬻奮可以設伏所 ○此章言至東都而選

徒以獵也孔氏曰言選車徒備器械搏取禽獸于

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

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震源補氏曰選

徒置置言其眾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

旗旄馬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巡日博談

于敖言其士眾之勇而氣人事小也徒手曰博談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

釋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臨川王

君宜朱芾而此亦芾者會同故也位其臣庶則朱

赤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未芾會同於王則

會同則赤芾也故此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

服也鄭氏曰金鳥時見曰會啟見曰同見言無常時

期也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

于東都也鄭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

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

至安能聯屬如來此禮又蔡宣王中興復古再見

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又蔡宣王中興復古再見

斯會詩人所

○決拾既飲云失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

柴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

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逐弦故亦名逐鄭氏

詩經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曰軍旅齊肅惟

狀無有誼譯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

軍中驚之驚壁而守夜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

帳下亞夫堅卧不驚言此至也卒事終事不

譁也太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毛不獻馮氏曰面

射之不獻者馮氏曰踐音毛不獻馮氏曰面

擇取三等自左臆音而射之達於右臆音為上殺

以為乾亨奉宗廟音而射之達於右臆音為上殺

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音而射之達於右臆音為上殺

微惡射左臆音而射之達於右臆音為上殺

君庖孔氏曰解脫外箭水膝音藥也右弱右每禽

取士十馬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澤

宮中者取之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釋士也

不射而中澤已乃射于射宮中否也穀梁傳

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

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

也亦通鄭氏曰反其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

均也慶源輔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

擾也夫方足以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

也事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賦也戊剛白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晉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孔氏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謂之天駟故醜衆也謂禽獸之群衆也○房四星謂之天駟
此亦宣主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駟力則又常祭在春將用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馱之所同麇鹿麇麇麇音攸
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麇音攸

賦也庚午亦剛白也孔氏曰外事以剛日○禮差擇齊其足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既同也同聚也鹿牝曰麇麇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帶流入鄠音坊至同州入河也三山李氏曰古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渭洛非河南之洛也
草赦地彼則狩于東都此則狩于西都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麇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初大也趣則德德行則侯侯獸
三日群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之多
於是率其同澤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
也柴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木

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豝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

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

五齊也齊五齊周禮酒正曰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

酒也齊四曰醴齊五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

客而酌醴也登山謝氏曰田而得禽以爲俎實進於賓

以酌醴也登山謝氏曰田而得禽以爲俎實進於賓

吉曰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此言進禽於賓

取釋其地以爲田獵之獸供俎實使天子得與賓

力以共田獵之獸供俎實使天子得與賓

客燕飲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
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卡
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
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
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
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
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
樂也綜理之法終事嚴整必講獵也必擇車
備射御有法○安成劉氏曰宣王所以復文
無一射不至也○
武功不固也○
即賦之復也○
王賦之復也○
可見軍實之盛也○
有絳而助我舉掌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可頌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可見其綜理之周
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其音鴻大而鴈小肅肅羽聲
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
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
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臨川王
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
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

作憐

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宿山蘇氏曰：人民離散，所不往，徒聞其羽聲。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惟
鰥寡之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
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夫為板，五板為堵。孔氏曰：板周禮說一堵之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長丈高一丈，究終也。

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此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閑暇而宣驕也。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真能体恤我前日之情，則

堵丁古反

家ヲ立

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

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閑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宣王無告者聖人興也夫鰥寡及矜人哀此
窮而無告者聖人興也夫鰥寡及矜人哀此
誠使鰥寡獨各得其勞則必自鰥寡孤獨而
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
于文王之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始之流
其流離之宅自其終之安定而中言也此詩不
於流離之宅自其終之安定而中言也此詩不
宣驕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若而不知者則反以為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

夜未央
夜三不深也

將七羊反

中夜三句至

我志

一各分

不

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朝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

宛亦在水中中央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音

物百枚并而束之設于門內也乳氏曰庭燎者樹

司烜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之庭燎郊特牲

注曰庭燎之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之庭燎郊特牲

用百以物百枚并而束之令則用松蒿竹灌以

也脂膏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

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

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

艾音又又如字 晰之世反與又叶

大燭大卷

諸侯朝也
近之

鸞聲噦噦

噦乎會友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

鄉許亮反

輝許云反

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海胡氏曰從夜未至未盡從未盡至未盡從未盡至鄉明也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朱子曰此是異有字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鄭氏曰見其旂則辨色矣

色始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旣彼飛集載飛載止

沔綿善反

朝直遙反

海叶虎消反

旣世必反

載飛載止

兄弟邦人諸侯
同侶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孔氏曰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也

○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集猶或有所止而戕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

詩

佳

廿

毋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疊山謝氏
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
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
必思所以救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湯失羊反航彼飛集載飛載

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
憂念之深不違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集揚以興憂
亂之不能忘也屢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
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航彼飛集率彼中陵民之訛言罔莫之
懲我友敬矣說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集之高飛猶循彼中陵
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
自持矣則說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
已也屢源輔氏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
適從而卒歸于危亡禍敗此所以嘆其寧莫
之懲也我友敬矣說言其與此必有指而言其
與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
諸已者深得其意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此自
修之事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定宇陳氏曰
及父母終憂說而敬以反身憂念
始念亂而憂
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宇

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擇他山之

石可以為錯

何山出石名錯十九山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釋文曰詩云九臯九折楚辭注釋落也落葉穢雜日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以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慶源輔氏曰然不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

釋トリス五
ラシモノ
思ハ諸ニアル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

主於文詞不似正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慶源輔氏曰所以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廬陵曹下之理散于萬事若能反于身而求之觸類而長替所以喻明理檀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之皆可以及求諸身者也

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中州人謂之楮穀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積其皮以為布又織以為紙樹皮非者是也指白者是攻錯也○程子曰王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斨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王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王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程子曰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他山之石其小人之才乎○蓋山謝氏曰邪類與善類

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謗君子以無德所以傲君子而勉為金才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朱子曰鶴鳴傲得巧含蓄意

二章殊無一句思全不發露○三山呂氏曰誠身已之知形迹欲之不可掩已意詩最難曉○豐城而無明善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見所以不可無善則可以親愛之也知愛當知其無大憎當知其去其私欲之蔽也所以千應接之問尤不可不明誠兩立此好惡不偏而人己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雜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欵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四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大全八卷終

